



門 武  
冊 186  
卷 1

周氏  
杏庭

周氏  
杏庭

辨證錄自序

松井家藏

丁卯秋余客燕市黃菊初放懷人自遠忽聞剝啄聲啓扉迓之見  
二老者衣冠偉甚余竒之載拜問曰先生何方來得毋有竒聞誨  
鐸乎二老者曰聞君好醫特來辨難耳余謝不敏二老者曰君擅  
著作木何不著書自雄顧咕咕時藝竊耻之余壯其言乃尚論靈  
素諸書辨脉辨證多非世間語余益竒之數共晨夕遂盡聞緒論  
閱五月別去訓鐸曰今而後君可出而著書矣鐸退而記憶合以  
不辨證罔識證之變今世人習診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  
其指歸似宜辨脉不必辨證也雖然辨脉難知不若辨證易知也  
古雖有從脉不從證之文畢竟從脉者少從證者衆且證亦不易  
辨也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

中  
館  
藏  
書

辨證錄

松井家藏

辨證金  
人之所不敢言與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暢辨之論其證之所必有非詭其理之所或無乍聞之而竒徐思之而實未竒也客曰布帛菽粟可以活人安在談醫之必竒乎余謝之曰布帛菽粟平淡無竒而活人之理實竒也日服之而不知其何以溫日食之而不知其何以飽致使其理之彰可乎鐸之辨證猶談布帛菽粟之理耳客又笑曰君辨理竒矣已足顯著作之才奚必託仙以銜竒耶鐸尼山之弟子也敢輕言著作乎聞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矣何必諱其非仙哉仙不必諱而必謂是書非述也得毋欺世以銜竒乎書非銜竒而仍以竒聞名者以鐸聞二先生之教不過五閱月耳數十萬言盡記憶無忘述之成帙是則可竒者乎豈矜世以銜竒哉

山陰陳士鐸敬之甫別號遠公題於大雅堂

几例

一是編皆

岐伯天師 仲景張使君所口授鐸敬述廣推以傳世實遵 師  
誨非敢自矜出奇

一辨證不辨脉者以證之易識也苟能知症何必辨脉哉雖然辨證更能辨脉則治病益精又在人善用之耳一辨論證候均出新裁闡揚靈素所未備於二經不無小補云

一編中不講經絡穴道以經絡穴道之義已顯載於靈素二經人可讀經自考也

一各門辨證專講五行生剋之理生中有剋剋中有生經權常變顛倒紛紜貴人善讀之耳

一鐸壯遊五岳每逢異人傳刀圭之書頗富凡可引證附載於

各辨證條後以備同人採擇。

一祖父素好方術遺有家傳秘本凡關合各症者盡行採入以成異書。

一吾越多隱君子頗喜談醫如蔣子羽姚復菴倪涵初金子如蔡煥然朱瑞林諸先生暨內父張公璽仍與同輩余子道元葉子正叔林子巨源錢子升璫丁子威如家太士或聞其餘論或接其片言均採入靡遺。

一茲編不講鍼灸非輕之也蓋九鍼治病之法已暢論於靈素書中不必再為發明耳。

一人病最多集中所論恐不足槩世人之病然生剋之理既明常變之法可悟此編旁通治法正有餘也。

一二師所傳諸方與鄙人所採諸法分兩有太過過重之處雖

因病立方各合機宜然而氣稟有厚薄之分生產有南北之異宜臨症加減不可拘定方中疑畏而不敢用也。

一鐸年過六旬精神衰邁二師傳鐸之言愧難強記恐至遺忘辨論之處或多未備尤望同人之教鐸也。

一是編方法親試者十之五友朋親串傳誦者十之三罔不立取奇驗故敢付梓告世然猶恐藥有多寡輕重方有大小奇偶又將生平異傳諸方備載于後便世臨病酌用也。

一岐天師傳書甚富而外經一編尤奇篇中秘奧皆採之外經精鑑居多非無本之學也鐸晚年尚欲箋釋外經以求正於大雅君子也。

一鐸勤著述近年以來廣搜醫籍又成一編決壽夭之奇闡生剋之秘有益於人命不淺悵卷帙浩繁鐸家貧不克災梨倘有

辨證錄總目  
同心好善之士肯捐資剞劂鐫傾囊付之不吝惜也

大雅堂主人遠公識

辨證錄總目

卷之一

傷寒門 四十三則

中寒門 七則

卷之二

中風門 二十五則

痺證門 十一則

心痛門 六則

脇痛門 五則

頭痛門 六則

腹痛門 六則

腰痛門 六則

卷之三

咽喉門 七則

牙齒門 七則

口舌門 二則

鼻淵門 三則

耳痛門 七則

目痛門 十二則

血症門 二十一則

遍身骨痛門 四則

卷之四

五鬱門 六則

咳嗽門 八則

喘門 四則

怔忡門 三則

驚悸門 二則

虛煩門 二則

不寐門 五則

健忘門 四則

癩癩門 六則

狂病門 六則

呆病門 三則

呃逆門 五則

卷之五

關格門 五則

中滿門 四則

翻胃門 五則

臌脹門 七則

厥症門 七則

春溫門 三十三則

卷之六

火熱症門 十六則

暑症門 十一則

燥症門 十五則

痿症門 八則

消渴門 五則

卷之七

瘧症門 十一則

汗症門 五則

五癰門 十則

大瀉門 九則

痢疾門 十三則

癥瘕門 八則

卷之八

瘧疾門 十則

虛損門 十二則

癆瘵門 十七則

夢遺門 七則

陰陽脫門 五則

淋症門 七則

卷之九

大便閉結門 九則

內傷門 二十三則

陰痿門 五則

小便不通門 六則

疝氣門 附奔豚八則

痰症門 二十一則

卷之十

鶴膝門 二則

遺尿門 三則

強陽不倒門 二則

火丹門 二則

疰夏門 二則

中邪門 六則

中毒門 十二則

癘風門 二則

脫肛門 二則

發斑門 二則

離魂門 三則

脚氣門 一則

中妖門 六則

腸鳴門 三則

婦人科

卷之十一

自笑門 附自哭三則

瘖啞門 三則

種嗣門 九則

惱怒門 二則

瘟疫門 一則

卷之十二

帶門 五則

血崩門 七則

受娠門 十則

卷之十二

安胎門 十則

鬼胎門 一則

血暈門 三則

血枯門 二則

調經門 十四則

姙娠惡阻門 二則

小產門 五則

難產門 六則

胞衣不下門 二則

產後諸病門 十一則

下乳門 二則

卷之十三 外科

背癰門 七則

肺癰門 四則

肝癰門 二則

大腸癰門 三則

小腸癰門 三則

無名腫毒門 二則

對口疽門 一則

腦疽門 一則

囊癰門 二則

臂癰門 一則

乳癰門 四則

肚癰門 一則

多骨癰門 一則

惡疽門 一則

疔瘡門 一則

楊梅瘡門 五則

腰疽門 一則

拳疽門 一則

脚疽門 二則

鬚疽門 一則

唇疔門 一則

瘰癧門 二則

痔漏門 四則

頑瘡門 二則

接骨門 二則

金瘡門 一則

物傷門 三則

癩門 一則

刑杖門 一則

卷之十四 幼科

驚疳吐瀉門 七則

便虫門 二則

痘瘡門 十五則

疹症門 三則

喫泥門 一則

胎毒門 一則



辨證錄卷之一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傷寒門

一冬月傷寒發熱頭痛汗出口渴人以為太陽之症也誰知太陽已趨入陽明乎若徒用乾葛湯以治陽明則頭痛之症不能除若徒用麻黃湯以治太陽則汗出不能止口渴不能解勢必變症多端輕變為重法宜正治陽明而兼治少陽也何則邪入陽明留於太陽者不過零星之餘邪治太陽反傷太陽矣故太陽不必治宜正治陽明蓋陽明為多氣多血之府邪入其中正足大恣其凶橫而挾其腑之氣血為炎氛烈焰者往往然也故必須用大劑涼藥始可祛除其橫暴也方用石膏一兩知母二錢

麥冬二兩竹葉二百片茯苓三錢甘草一錢人參三錢柴胡一錢  
 錢梔子一錢水煎服一劑而頭痛除二劑而身熱退汗止而口  
 亦不渴矣此即白虎湯變方用石膏知母以瀉其陽明之火邪  
 用柴胡梔子以斷其少陽之路徑用麥冬以清補其肺金之氣  
 使火邪不能上逼用茯苓引火下趨於膀胱從小便而出而太  
 陽餘邪盡隨之而外泄也至於人參甘草竹葉不過取其調和  
 臟腑所謂攻補兼施也

或懼前方太重則清肅湯亦可用也并載之以備選用

石膏五錢知母一錢麥冬一兩甘草人參柴胡梔子各一錢獨活半夏各五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發熱口苦頭痛饑不欲飲食腹中時痛人以爲太陽之症也誰知少陽之病乎夫傷寒未有不從太陽入者由太陽而入陽明由陽明而入少陽者傳經之次第也何以邪入太陽

即越陽明而入於少陽耶人以爲隔經之傳也而孰知不然蓋少陽乃膽經也膽屬木木最惡金肺屬金而主皮毛風邪之來肺金先受肺欺膽木之虛即移其邪於少陽故太陽之症往往多兼少陽同病者然則此症乃二經同感而非傳經之症也治法似亦宜二經同治矣而又不然單治少陽而太陽之病自愈方用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甘草一錢陳皮一錢黃芩一錢神麴一錢白朮三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熱止二劑而腹不痛頭不疼而口亦不苦矣此方即逍遙散之變方也蓋病在半表半裏之間逍遙散既解散表裏之邪而太陽膀胱之邪何能獨留况方中原有茯苓白朮以利腰膈而通膀胱之氣乎余所以止加神麴黃芩少解其胃中之火以和其脾氣而諸症盡除也

此病用舒經湯亦佳

薄荷二錢、白芍五錢、甘草八分、黃芩二分、白朮二錢、茯苓五錢、桂枝三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發熱口渴、譫語時而發厥、人以為熱深而厥亦深也。疑是厥陰之症、誰知為太陰之症乎。夫太陰脾土也、脾與陽明胃經為表裏、表熱而裏亦熱、此乃胃邪移入於脾經也。此症最危最急、蓋人以脾胃為主、脾胃盡為火邪所燬、而腎水有不立時熬乾者乎。治法宜急救脾胃矣。然而救脾則胃火愈熾、救胃則脾土立崩。此中之消息最難、惟當速救腎水之乾枯而已。方用玄參三兩、甘菊花一兩、熟地一兩、麥冬二兩、芡實五錢、水煎服。此方名為救枯丹、用玄參以散其脾胃浮遊之火、甘菊以消其胃中之邪、麥冬以滋其肺中之液、助熟地以生腎水。庶幾滂沱大雨自天而降、而大地焦枯立時優渥。何旱魃之作祟乎。又恐過於汪洋、加入芡實以健其土氣、而仍是腎經之藥、則脾腎

相宜、但得其灌溉之功、而絕無侵凌之患。故一劑而譫語定、再劑而口渴除、三劑而厥亦止、身亦涼也。此症世人未知治法、即仲景張使君亦未嘗談及。天師因士鐸之請、特傳神奇治法、以為傷寒門中之活命丹也。

此症用清土

散亦妙

石膏一兩、麥冬一兩、生地一兩、甘草一錢、金銀花五錢、白朮三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大汗而熱未解、腹又痛、不可按、人以為邪發於外、未盡而內結於腹中、乃陽症變陰之症也。余以為不然、夫傷寒而至汗大出、是邪隨汗解、宜無邪在其中、何至腹痛。此乃陽氣盡亡、陰亦盡泄、腹中無陰以相養、有似於邪之內結而作痛。蓋陰陽兩亡之急症也。夫痛以可按為虛、不可按為實。何以此症不可按、而又以為虛乎。不知陰陽兩亡、腹中正在將絕之候、不按

之已有疼痛難忍之時，况又按而傷其腸胃，安得不重增其苦，所以痛不可按也。如遇此症，急不可緩，方用急救陰陽湯，用人參二兩，黃芪三兩，當歸一兩，熟地二兩，甘草三錢，白朮二兩，水煎服。一劑而腹痛頓止，身熱亦解，汗亦盡止矣。此方用參芪以補氣，使陽回於陰之內，用當歸熟地以補血，使陰攝於陽之中，用白朮甘草和其腸胃，而通其腰膺，使陰陽兩歸於氣海關元，則亡者不亡，而絕者不絕也。倘認是陽症變陰，純用溫熱之劑，加入肉桂乾薑附子之類，雖亦能回陽於頃刻，然內無陰氣，陽回而陰不能攝，亦旋得而旋失矣。

此症用救亡散亦易奏功，人參當歸熟地各一兩，甘草二錢，附子一片，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大汗熱解，腹微痛，腰不可俯仰，人以為邪在腎經未出，欲用菝菴丸，加防已治之，非其治也。此乃發汗亡陽，陽虛而

陰不能濟之故也。夫陰陽相根，此症因汗泄過多，陽氣無幾，而陰又自顧不遑，不敢引陽入室，而陽無所歸，故行於腹，孤陽無主而作痛，腎中之陰，又因陽氣不歸，而孤陰無伴，不敢上行於河車之路，故腰不可以俯仰。方用引陽湯治之：杜仲一錢，山藥五錢，甘草一錢，茯苓二錢，芡實三錢，人參三錢，肉桂三分，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而腹疼止，二劑而腰輕，三劑而俯仰自適矣。此方助陽氣之旺而不去，助陰氣之微，蓋陰之所以杜陽者，欺陽氣之衰也，予所以助陽而不助陰也。倘用菝菴防已，以重損其陰陽，則終身不為廢人者幾希矣。

此症濟陽湯亦可

杜仲二錢，山藥一兩，甘草一錢，人參五錢，白朮五錢，破故紙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大汗氣喘不能息，面如硃紅，口不能言，呼水自救，却

僅能一口而不欲多飲人以為熱極欲用白虎湯以解其陽明之火也而不知此為戴陽之症乃上熱而下寒也若用白虎湯雖多加人參下喉即亡矣方用八味地黃湯半觔大鍋煎湯恣其渴飲必熱睡半日醒來汗必止氣必不喘面必清白口必不渴矣蓋此症原不宜汗而汗之以致大發其汗汗既大出而陽邪盡洩陽氣盡散陰亦隨之上升欲盡從咽喉而外越以皮毛出汗而陰氣奔騰不得盡隨汗泄故直趨咽喉大路不可止抑矣陰既上升陽又外洩不能引陰而回於氣海陽亦隨陰而上而陰氣遂逼之而不可下故氣喘不能息也且陽既在上火亦在上者勢也况陰盡上升則腎宮寒極下既無火而上火不得歸源故泛炎於面而作紅硃之色也上火不散口自作渴呼水自救者救咽喉之熱而非欲救腸胃之熱也夫實熱多成於胃

火而胃熱之病必多號咷狂呼之狀今氣雖喘息而寧口欲言語而不得非虛熱而何此真所謂上假熱而下真寒也八味地黃湯補水之中仍是補火之藥下喉之時火得水而解入胃之後水得火而寧調和於上下之間灌注於肺腎之際實有妙用也夫發汗亡陽本是傷氣也何以治腎而能奏功耶不知此陽之症內無津液以致內火沸騰我大補其真陰則胃得之而息其焰胃火一息而腎之關門閉矣腎之關門閉而胃之土氣自生胃之土氣生而肺金之氣有不因之而得養者乎肺氣一生自然清肅之令行母呼子歸同氣相招勢必下引腎氣而自歸於子舍矣腎氣既歸而腎宮之中又有溫和春色以相薰又得汪洋春水以相育則火得水而生水得火而悅故能奏功之神且速也

返火湯治此症亦神  
熱地三兩山茱萸一兩肉桂三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發厥面青手冷兩足又熱人以為直中陰寒也宜用理中湯治之而不知非其治也此乃肝氣邪鬱而不散風邪在半表半裏之間也若用理中湯治之必然發狂而死矣夫直中陰寒之症未有不從足而先冷者也今兩足既熱其非直中肝經明矣夫邪既不在肝經似乎不可徑治肝經矣然而邪雖不在肝經之內而未嘗不在肝經之外也邪在門外與主人何豫而忽現發厥面青手冷之症耶不知震隣之恐猶有警惕之心豈賊在大門之外而主人有不張惶色變者乎倘用理中湯是用火攻以殺賊賊未擒燒而房舍先焚賊且乘火而突入於中庭必至殺主人而去矣治法用小柴胡湯加減以散其半表半裏之邪而肝氣自安外邪化為烏有方用柴胡二錢白芍五錢

甘草一錢當歸一錢五分黃芩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手溫再劑而厥止身熱盡除而面青自白矣

此症用七賢湯亦甚效

白芍白朮各五錢甘草一錢肉桂三分柴胡一錢丹皮三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即安

一冬月傷寒身熱汗自出惡寒而不惡熱人以為陽明之症也欲用石膏湯治之而不知非也汗出似陽明然陽明未有不惡熱者今不惡熱而惡寒此陽氣甚虛邪欲出而不出內熱已解而內寒未散之症也此症必因悞汗所致方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三錢黃芪三錢白朮二錢當歸二錢柴胡一錢升麻四分陳皮一錢甘草一錢加桂枝五分水煎服一劑而汗止身涼寒亦不惡矣夫補中益氣之湯非治傷寒之症也李東垣用之以治內傷之病實有神功我何所取乎不知傷寒之中亦有內傷之病

辨語金 卷之一  
正不可拘拘於傷寒而不思治變之方也况此症因悞汗而成者汗已出矣邪之存於經絡者必淺卽有畏寒其寒邪亦必不重是外感而兼內傷也補中益氣湯補正之中而仍有祛邪之藥故兼用之而成功也况又加桂枝散寒之味乎倘悞認作陽明之症而妄用白虎湯少投石膏鮮不變爲虛寒之病而死矣辨症烏可不明哉

溫正湯亦可用

人參五錢黃芪一兩當歸五錢柴胡一錢甘草五分神麴一錢桂枝三分木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熱五六日不解譫語口渴小便自利欲臥人以爲陽明之餘熱未解也而予以爲不然夫譫語雖屬胃熱然胃熱譫語者其聲必高拂其意必怒今但譫語而低聲非胃熱也但旣非胃熱何以口中作渴欲飲水以自救耶然口渴飲水水不

化痰上湧反直走膀胱而小便自利其非胃熱又明矣夫陽明火盛多致發狂今安然欲臥豈是胃熱之病但旣不是胃熱何以譫語口渴不解至五六日而猶然耶不知此症乃心虛之故也心虛則神不守舍而譫語心虛則火起心包而口渴夫心與小腸爲表裏水入心而心卽移水於小腸故小便自利也治法用茯苓五錢麥冬一兩丹皮二錢柴胡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一劑而譫語止二劑而口渴除身熱亦解此方名爲清熱散用麥冬以補心用茯苓以分消火熱用柴胡丹皮甘草以和解其邪氣心氣足而邪不能侵邪盡從小腸以泄出而心中寧靜津液自生故渴除而腎氣上交於心而精自長亦不思臥矣倘疑爲胃熱而用白虎或用青龍之湯鮮不敗歟矣

涼解湯亦可用

茯苓三錢 麥冬五錢 玄參一兩 柴胡一錢 甘草三分 炒棗仁二錢 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至五六日往來寒熱胸脇苦滿或嘔或吐或渴或不渴或煩或不煩人以為少陽之病也宜用小柴胡湯和解之夫小柴胡湯治少陽邪之聖藥用之似乎無不宜也以少陽居於表裏之間邪入而併於陰則寒邪出而併於陽則熱故痰結於胸而苦滿欲吐不吐欲渴不渴而煩悶生矣用柴胡湯以和解之自易奏功然而止可一用而不可常用也蓋少陽膽木最喜者水耳其次則喜風柴胡風藥得之雖可以解慍然日以風藥投之則風能燥濕愈見乾枯必以大雨濟之則鬱鬱葱葱其扶疎青翠為何如耶譬之炎夏久旱禾苗將至枯槁必得甘霖霑足庶乎可救故用柴胡湯之後必須用補水之劑以濟之方用濟生湯熟地五錢玄參五錢麥冬三錢山茱萸一錢山藥三錢

茯苓二錢白芍三錢柴胡五分神麩三分竹茹一圓水煎服一劑而煩滿除再劑而寒熱止三劑而前症盡失也此方多是直補腎水之味直補其膽木之源則膽汁不枯足以禦邪而有餘况加入白芍柴胡仍散其半表半裏之邪安得不收功之速乎倘疑傷寒之後不宜純用補腎之藥恐胃氣有傷難以消化不知少陽之症由太陽陽明二經傳來火燥水涸不但膽汁為邪所逼半致熬乾而五臟六腑盡多炎燥是各經無不喜盼霖雨非惟少陽膽木一經喜水也然則用補水之藥正其所宜何至有停隔之虞哉

此症用和隔散亦妙

柴胡一錢白芍一兩生地五錢玄參三錢麥冬二錢茯苓二錢竹茹一圓白芥子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婦人傷寒發熱至六七日晝則了了夜則讖語如見鬼狀



按其腹則大痛欲死、人以為熱入血室、而不知非止熱入血室也、雖亦因經水適來、感寒而血結、故成如瘧之狀、然而其未傷寒之前、原有食未化、血包其食、而為瘧母也、論理小柴胡為正治、然而小柴胡湯、止能解熱、使熱散於血室之中、不能化食、使食消於血塊之內、予有一方最神、治熱入血室、兼能化食、可同治之也、方名兩消丹、用柴胡二錢、丹皮五錢、鱉甲三錢、山查肉一錢、枳殼五分、炒梔子二錢、甘草一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桃仁十粒、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鬼去、讖語亦止、腹亦安然、杳無寒熱之苦矣、蓋此方既和其表裏、而血室之熱自解、妙在用鱉甲、進攻於血塊之中、以消其宿食、所謂直搗中堅、而瘧母何所存立、以作祟乎、服吾藥、實可作無鬼之論也。

此症清白飲治之亦妙

丹皮三錢、柴胡前胡各二錢、白芍一兩、青蒿三錢、人參甘草半夏各一錢、青皮炒梔子各二錢、茯苓當歸各三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項背強、几几汗出惡風、服桂枝加葛根治之、而不愈、人以為太陽陽明合病、舍前方又將用何藥以治之、而不知不可執也、夫太陽之邪、既入陽明、自宜專治陽明、不必又去顧太陽也、況於葛根湯中、仍用桂枝、以祛太陽之邪乎、是太陽之邪輕、而陽明之邪重矣、方用竹葉石膏湯、以瀉陽明之火、而前症自愈、但不必重用石膏也、余定其方、石膏三錢、知母八分、半夏一錢、麥冬三錢、竹葉五十片、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汗止、再劑項背強、几几之症盡去、而風亦不畏矣、倘必拘執仲景方法、而仍用桂枝加葛根湯、雖病亦能愈、而消燂津液亦多矣、予所以更示方法、使治傷寒者、宜思變計、而不可死泥古人之文也。

此症用清胃湯亦佳

立參生地五錢知母二錢半  
夏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頭痛几几下利夫頭痛太陽之症也几几陽明之症也。是二經合病無疑。似乎宜兩解其邪之為得。然而不可兩治之也。正以其下利耳。夫陽明胃土也。今挾陽明胃中之水穀而下奔。其勢欲驅邪而盡入於陰經。若不專治陽明而急止其利。則陽變為陰。熱變為寒。其害有不可言者矣。方用解合湯治之。葛根二錢。茯苓五錢。桂枝三分。水煎服。一劑而利止。二劑而几几頭痛之病頓愈。蓋葛根乃太陽陽明同治之聖藥。况加入桂枝。原足以散太陽之邪。而茯苓不獨分消水勢。得桂枝之氣。且能直趨於膀胱。夫膀胱正太陽之本宮也。得茯苓澹泄。而葛根亦隨之。同行祛逐其邪。盡從小便而出。小便利而大便秘止矣。此不止利而正所以止利。不瀉陽明而正所以瀉陽明。兩解之也。

巧。又孰能巧於此者乎。此予所以謂不必兩治。而止須一治之也。

此症用葛根桂枝人參湯大妙  
葛根三錢桂枝五分人參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六七日後。頭疼目痛。寒熱不已。此太陽陽明少陽合病也。而不可合三陽經而統治之。然則終治何經。而三陽之邪盡散乎。夫邪之來者太陽也。邪之去者少陽也。欲去者而使之歸來者。而使之去。必須調和其胃氣。胃氣一生。而陽明之邪自孤。勢必太陽少陽之邪。盡趨陽明以相援。而我正可因其聚。而亟使之散也。譬如賊人散處四方。自難擒勦。必誘其蟻屯一處。而後合圍守困。可一舉而受縛也。方用破合湯。石膏三錢。葛根三錢。茯苓三錢。柴胡一錢。白芍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此方治陽明者十之七。治太陽者十之一。治少陽者十之二。

雖合三經同治、其實仍專治陽明也、故一劑而目痛愈矣、再劑而頭痛除矣、三劑而寒熱解矣、此皆胃氣發生之故、奏功所以甚速也、倘不治陽明而惟治少陽、則損傷胃氣而少陽之邪、且引二經之邪、遁入陰經、反成變症、而不可收拾矣、

此症和陽湯亦妙

石膏五錢、葛根白芍各二錢、人參二錢、麻黃三分、柴胡甘草各一錢、天花粉五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五六日吐瀉後、又加大汗氣喘不得臥、發厥者、此悞汗之故、人以爲壞症、而不可治也、夫大汗之後、宜身熱盡解矣、今熱不退、而現此惡症、誠壞症之不可治也、吾欲於不可治之中、而施可救之法、亦庶幾於不宜汗之中、而救其失汗乎、蓋傷寒至吐瀉之後、上下之邪必散、而熱未解者、此邪在中焦也、理宜和解、當時用柴胡湯調治之、自然熱退身涼、而無如其悞汗

之也、今悞汗之後、而熱仍未退、身仍未涼、是邪仍在中焦也、此時若用柴胡湯、則已虛而益虛、不死何待乎、必須大補其中氣、使汗出亡陽、仍歸於腠理之內、少加柴胡以和解、則轉敗爲功、實有妙用也、方用救汗回生湯、人參三兩、當歸二兩、柴胡一錢、白芍一兩、陳皮五分、甘草一錢、麥冬五錢、水煎服、一劑而汗收、再劑而喘定、可以臥矣、三劑而厥亦不作、然後減去柴胡、將此方減十分之六、漸漸調理、自無死法、此救壞病之一法也、人見人參之多用、未必不驚、用藥之大峻、殊不知、陽已盡亡、非多人參、何以回陽於無何有之鄉、尙恐人參回陽、而不能回陰、故又佐之當歸之多、助人參以奏功、至於白芍、麥冬之多用、又慮參歸過於勇猛、使之調和於肺肝之中、使二經不相戰、尙而陽回於陰之中、陰攝於陽之內、聽柴胡之解紛、實有水乳之合也、

何必以多用參歸為慮哉

此症用救敗散亦效如响

當歸麥冬人參各五錢白芍五錢柴胡甘草各五分北五味十粒神麴三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汗吐後又加大下而身熱猶然如火發厥氣息奄奄欲死皆為壞症不可救矣然亦有可救之法正以其誤下耳夫誤下必損脾胃之氣救脾胃未必非生之之道也惟是邪猶未解補脾胃之氣未必不增風寒之勢必須救脾胃而又不助其邪始可耳方用援下回生丹人參三錢白朮一兩茯苓五錢柴胡五分甘草一錢赤石脂末一錢水煎調服一劑而瀉止厥定二劑而身熱解口思飲食矣此時切戒不可遽與飲食止可煎米湯少少與飲漸漸加入米粒調理而自安設或驟用飲食必變為結胸之症斷難救死也夫同是壞症前條何以多人參

而此條少用人參耶蓋大汗亡陽其勢甚急大下亡陰其勢少緩亡陽者陽易散也亡陰者陰難盡也亡陽者遍身之陽皆泄非多人參不能挽回於頃刻亡陰者脾胃之陰盡而後及於腎故少用人參而即可救於須臾此方之妙參朮以固其脾胃腎之氣茯苓以分消其水濕之邪柴胡甘草以調和於邪正之內加入赤石脂以收澀其散亡之陰所以奏功實神此又救壞症之一法也

此症用定亂湯亦神

人參山藥各一兩茯苓薏仁各五錢甘草黃連各五分陳皮神麴各三分砂仁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汗下後又加大吐氣逆嘔吐飽悶胸中痞滿時時發厥昏暈欲死謔語如見神鬼且知生人出入此亦壞症之不可救者蓋不宜吐而誤吐以成至危之症則當深思安吐之方舍

轉氣之法，又將何求乎？方用轉氣救吐湯治之，人參一兩，旋覆花一錢，赭石末一錢，茯神五錢，水煎服。一劑而氣逆轉矣。另用招魂湯，人參三錢，茯苓三錢，山藥三錢，芡實三錢，陳皮三分，神麩三分，麥冬三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水煎服。一劑而身涼，神魂寧貼，前症盡愈。夫汗下之後，而身熱未解者，此邪在半表半裏也。理宜和解，乃不用和解，而妄用吐藥，邪隨氣湧，氣升不降者，因汗下之後，元氣大虛，又加大吐，則五臟反覆，自然氣逆，而不能順矣。氣既逆矣，嘔吐何能遽止，胸中無物，而作虛滿虛痞之苦，以致神不守舍，隨吐而越出於軀壳之外，故陰陽人鬼，盡能見之也。似乎先宜追魂奪魄之為急，而必先轉氣者何也？蓋氣不轉，則神欲回而不能回，魄欲返而不能返，所以先轉其氣，氣順而神自歸矣。况轉氣之中，仍佐以定神之品，安得不奏功。

如响哉。至於轉氣之後，反用招魂湯者，豈魂尚未回，魄尚未返，而用此以招之乎？蓋氣虛之極，用轉氣之湯以順之，苟不用和平之劑調之，則氣轉者未必不重變為逆也。招魂湯一派健脾理胃之藥，土氣既生，安魂定魄，而神自長，處於心宮，而不再越矣。然則招魂之湯，即養神之湯也。此又救壞症之一法也。

更有救逆散

亦能成功

人參二兩，茯苓白芍各一兩，附子一錢，麥冬五錢，牛膝二錢，破故紙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重目不見人，自利不止，此亦壞症之不可救者。乃悞汗悞下之故耳。一悞再悞，較前三條為更重，本不可救，而內有生機者，以胃未經悞吐，則胃氣宜未傷也。扶其胃氣以回陽，助其胃氣以生陰，未必非可救之。又一法也。方用漸生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茯苓一兩，山藥一兩，芡實一兩，黃芪五錢，白芍

五錢、甘草一錢、砂仁三粒、水煎服。一劑而目能見人，再劑而自利止。三劑而身涼體輕矣。此方妙在緩調胃氣，胃氣生而五臟六腑俱有生氣矣。夫陰陽之衰，易於相生，陰陽之絕，固難以相救。第陰陽之道，有一線未絕者，猶可再延。此症雖壞，而猶有生氣，是陰陽在欲絕未絕之候，故用參苓芪朮之品，得以回春也。倘陰陽已絕，又安能續之乎？此又救壞症之一法也。

此症用救脾飲亦效

人參、茯苓、巴戟天各五錢、山藥、芡實各一兩、北五味、陳皮各五分、神麴五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悞吐悞汗，悞下，而身熱未退，死症俱現，人以為必死矣。即法亦在不救，吾不忍其無罪而入陰也。再傳一起死回生之法，以備無可如何之地，而為追魂奪魄之方。方名追魂丹，人參一兩、茯神五錢、山藥一兩、附子一分、甘草一錢、生棗仁一兩、

水煎服。一劑而大便止者，便有生機；或汗止，或吐止，三者得一，亦有生意。蓋陰陽未絕，得一相接，則陰陽自能相生。蓋悞吐悞汗，悞下之症，其陽與陰，氣原未嘗自絕，而亡其陰陽耳。其陰陽之根，實有在也。故一得相引，而生意勃發。服之而大便止，是腎陰之未絕也；服之而上吐止，是胃陽之未絕也；服之而身汗止，是五臟六腑之陽與陰俱未絕也。何不可生之有？倘三者杳無一應，是陰陽已絕，實無第二方可救矣。或問：追魂丹方中，純是回陽回陰之藥，而絕不去顧邪者，豈無邪之可散乎？使身內無邪，宜身熱之盡退矣。何以又熱如故也？嗟乎！經汗吐下之後，又有何邪？其身熱之未退者，因陰陽之虛，為虛熱耳。使早用補劑，何至有變症之生耶？故止須大補其陰陽，陰陽回而已無餘事，不必又去顧邪。若又顧邪，則追魂丹反無功矣。

此症用奪魂湯亦神

人參生棗仁白芍各一兩，茯苓神五錢，附子一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八九日，腹痛下利，便膿血，喉中作痛，心內時煩，人以為少陰之症也。治法不可純治少陰，然而本是少陰之症，舍治少陰，必生他變。使治膿血，而用桃花湯，則心煩者不宜，使治喉中作痛，而用桔梗湯，則腹痛者不宜。而我以為二方不可全用，而未嘗不可選用也。余酌定一方，名為草花湯，用甘草二錢，赤石脂二錢，糯米一撮，水煎服。一劑而腹痛除，二劑而喉痛止，三劑而利亦愈，煩亦安。蓋少陰之症，乃脾氣之拂亂也，故走於下，而便膿血，奔於上，而傷咽喉。今用甘草以和緩之，則少陰之火不上炎，而後以赤石脂固其滑脫，况有糯米之甘以益中氣之虛，則中氣不下墜，而滑脫無源而自止，何必用寒涼之品，以瀉

火而化膿血哉。膿血消於烏有，而中焦之間，尚有何邪作祟，使心中之煩悶乎。故一用而各症俱痊耳。誰謂桃花甘草之湯，不可選用哉。

此症用脂草飲亦效。甘草赤石脂各一錢，人參二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一二日，即自汗出，咽痛吐利交作，人以為太陰之病也，而不知乃少陰腎寒之病，而非太陰脾虛之症也。蓋傷寒初起，宜無汗，而反汗出者，無陽以固其外，故邪不出，而汗先出耳。此證實似太陰，以太陰亦有汗自出之條，但太陰之出汗，因無陽而自泄，少陰之出汗，因陽虛而自越也。夫少陰之邪，既不出於腎經，不能從皮毛分散，勢必隨任督而上奔於咽喉，而咽喉之竅甚小，少陰邪火，直如奔馬，因竅小而不能盡泄，於是下行於大腸，而下焦虛寒，復不能傳送，以達於肛門，又逆而上冲於

胃脘而作吐矣方用溫腎湯人參三錢熟地一兩白朮一兩肉桂二錢水煎服一劑而汗止吐瀉亦愈而咽痛亦除此症乃下部虛寒用參朮以回陽用肉桂以助命門之火則龍雷之火喜於溫暖自然歸經安於腎臟矣然肉桂未免辛熱恐有助熱之虞得熱地以相制則水火有既濟之歡也

此症可用桂朮湯

白朮五錢肉桂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五六日腹痛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而煩人以為直中陰寒之症而不知非也夫直中之病乃冬月一時得之身不熱而腹痛嘔吐發厥者為真今身熱至五六日之後而見前症乃傳經少陰之症而非直中少陰之症也雖傳經之陰症可通之以治直中之病而辨症終不可不清也此症自然宜用白通加豬膽汁湯治之夫本是陰寒之症何以加入人尿膽汁以多

事不知白通湯乃純是大熱之味投其所宜恐致相格而不得入正藉人尿膽汁為鄉導之物乃因其陰盛格陽用從治之法為得也蓋違其性則相背而順其性則相安然此等之症往往脈伏而不現服白通湯而脈暴出者反非佳兆必緩緩而出者轉有生機亦取其相畏而相制原有調劑之宜不取其相爭而相逐竟致敗亡之失也

此症可用桂朮加葱湯

白朮五錢肉桂一錢加葱一條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四五日後腹痛小便不利手足沉重而疼或咳或嘔人以為少陰之症也宜用真武湯救之是矣然而不知其病也我今暢言之四五日腹中作痛此陰寒入腹而犯腎也然而小便自利則膀胱尚有腎氣相通可以消寒邪而從小便中出倘小便不利則膀胱內寒無腎火之氣矣火微何以能運動於四



肢乎此手足之所以沉重而作痛也火既不能下通於膀胱引寒邪以下走勢必上逆而為咳為嘔矣真武湯補土之藥也土健而水不能泛濫作崇仲景製此方於火中補土土熱而水亦温消陰攝陽其神功有不可思議者矣

此症用四君加

薑附湯亦神

白朮一兩茯苓五錢附子一錢人參五錢甘草一錢乾薑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四五日後手足逆冷惡寒身蹇脉又不至復加躁擾不寧人以爲少陰陽絕之症也而不知不止陽絕也陰亦將絕矣蓋惡寒身蹇更加脉不至陽已去矣陽去而不加躁擾則陰猶未絕尚可回陽以攝之也今既躁擾不寧是基址已壞何以回陽乎雖然凡人有一息尚存當圖救援之術以人之陰陽未易遽絕也有一絲之陽氣未泯則陽可救有一絲之陰氣未泯

則陰可援也陰陽有根原非後天有形之物實先天無形之炁也補先天之氣而後天之氣不期其續而自續矣方用參附湯救之用人參二兩附子二錢水煎服往往有得生者雖此方不能盡人而救之然而既有此症寧使用此方而無濟於生不可置此方而竟聽其死也况人參能回陽於無何有之鄉而附子又能奪神於將離未離之際使魂魄重歸陰陽再長原有奇功烏可先存必死之心豫蓄無生之氣哉

此症用參朮附棗湯亦神  
人參一兩白朮二兩附子一錢炒棗仁五錢

一冬月傷寒六七日經傳少陰而息高人以爲太陽之症未除而作喘而不知非也夫太陽之作喘與少陰之息高狀似相同而實殊太陽之喘氣息粗盛乃邪盛也少陰之息高氣息緩漫而細小乃真氣虛而不足以息息若高而非高也故太陽之喘宜

散邪而少陰之息高宜補正因少陰腎宮大虛腎氣不能下藏於氣海之中乃上奔而欲散實至危之病也宜用朝宗湯救之人參三兩麥冬三兩熟地三兩山茱萸一兩山藥一兩破故紙一錢胡桃一枚水煎服一劑而息平再劑而息定此方純用補氣填精之藥不去治息而氣自歸源者氣得補而有所歸也譬如敗子將田園消化無存不能安其室而逃出於外豈不欲歸家哉實計無復之耳倘一旦有資身之策可以溫飽自然歸故里而返舊居豈肯飄泊於外而為落魄之人哉或曰下寒則火必上越此等息高獨非腎氣之虛寒乎何以不用肉桂引火歸源耶嗟乎腎氣奔騰實因腎火上冲所致然而不用桂附者實亦有說腎火必得腎水以相養不先補腎水而遽助腎火則火無水濟而龍雷必反上升轉不能收息於無聲矣吾所以先補

水而不急補火也况故紙亦是補火之味更能引氣而入於氣海何必用桂附之跳梁哉

此症延息湯亦妙

人參熟地各一兩山茱萸五錢牛膝破故紙各三錢胡桃一箇陳皮三分炮薑一錢百合一兩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頭痛遍身亦疼宜用麻黃湯以發汗矣倘元氣素薄切其尺脉返緩雖是太陽正治而不可輕用麻黃以汗之也人以為宜用建中湯治之以城郭不完兵甲不堅米粟不多宜守而不宜戰耳然建中湯止能自守而不能出戰且賊盛圍城而城中又有奸細安能盡祛而出之此症是太陽傷營之病舍麻黃湯終非治法用麻黃之湯加人參一兩治之則麻黃足以散邪而人參足以助正庶補攻兼施正既不傷而邪又盡出也或謂既是麻黃之症不得已而加用人參可少減其分兩乎誰識

元氣大虛非用參之多則不能勝任故必須用至一兩而後元氣無太弱之虞且能生陽於無何有之鄉可以禦敵而無恐矣倘不加入參於麻黃湯中則邪留於胸中而元氣又未能復胡能背城一戰乎此方若以麻黃為君而人參為佐必致僨事今用參至一兩而麻黃止用一錢是以人參為君而麻黃轉作佐使正正奇奇兼而用之此用兵之妙而可通之於醫道也

此症亦可用參苓麻草湯  
麻黃一錢人參三錢茯苓一兩甘草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吐下汗後虛煩脉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脇痛氣上冲咽喉眩冒經脉動惕者必成痿症人以為太陽之壞症也然而不止太陽之壞也傷寒經汗吐下之後症現虛煩者虛之至也况脉又現微非虛而何夫痿症責在陽明豈未成痿症之前反置陽明於不治乎治陽明之火宜用人參石膏湯矣然既經汗

下之後石膏峻利恐胃土之難受火未必退而土先受傷非治之得也方用青蒿防痿湯人參一兩青蒿五錢半夏一錢陳皮五分乾葛一錢連服二劑胃氣無傷而胃火自散諸症漸愈而痿症亦可免也蓋此症不獨胃火沸騰而腎肝之火亦翕然而共起青蒿能去胃火而更能散腎肝之火也一用而三得之然非用人參之多則青蒿之力微不能分治於臟腑尤妙在佐之半夏陳皮否則痰未能全消而氣不能遽下痞硬脇痛之症烏能盡除哉然而青蒿瀉胃火尚恐勢單力薄復佐之乾葛以共瀉陽明之火則青蒿更能奏功况乾葛散邪而不十分散氣得人參以輔相青蒿尤有同心之慶也

此症可用調胃二參湯

人參玄參各五錢石膏三錢天花粉二錢乾葛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讖語發潮熱，以承氣湯下之不應，脈反微澁者，是裏虛也。仲景張公謂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豈承氣湯固不可用乎？夫既以承氣湯下之矣，乃不大便，是邪盛而燥乾津液，故脈澁而弱也。非裏虛表邪盛之明驗乎？倘攻邪則邪未必去，而正且益虛，故為難治。當此之時，不妨對病家人說，此症實為壞症也。予用藥以相救，或可望其回生，而不能信其必生也。用人參大黃湯救之，人參一兩，大黃一錢，水煎服。一劑得大便，而氣不脫，即生，否則死矣。苟大便而氣不脫，再用人參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三分，芍藥一錢，煎湯與之，二劑而可慶生全也。

此症亦可用表裏兼顧湯

大黃二錢，人參五錢，柴胡三分，甘草一錢，丹皮二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發熱而厥，厥後復熱，厥少熱多，病當愈。既厥之後，熱

不除者，必便膿血。厥多熱少，寒多熱少，病皆進也。夫厥少熱多，邪漸輕，而熱漸退也。傷寒厥深，熱亦深，何以厥少而熱反深乎？此蓋邪不能與正相爭，正氣反凌邪，而作祟也。譬如賊與主人相鬪，賊不敵主，將欲逃遁，而主人欺賊之懦，愈加精神，正氣既旺，賊勢自衰，故病當愈也。至於既厥之後，而熱仍不除，譬如賊首被獲，而餘黨尚未擒拿，必欲盡殺為快，則賊無去路，自然捨命相鬪，安肯自死受縛？勢必帶傷而戰，賊雖受傷，而主亦有焦頭爛額之損矣。故熱勢雖消，轉不能盡散，雖不敢突入於經絡，而必至走竄於腸門，因成便膿血之症矣。治法不必用大寒之藥，以助其祛除，止用和解之劑，賊自盡化為良民，何至有餘邪成羣作祟哉？方用散羣湯：甘草二錢，黃芩三錢，當歸五錢，白芍一兩，枳殼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無膿血之便者，斷無膿血之災。

倘已便膿血者必然自止妙在用歸芍以活血加甘草黃芩以涼血而和血也所以邪熱盡除非單藉枳殼之攻散耳至於厥多熱少寒多熱少無非正氣之虛正虛則邪盛邪盛自易凌正而正不能敵邪自不敢與賊相戰安得而不病進乎治法宜大補正氣而少加祛邪之藥自然熱變多而厥變少而寒亦少也方用祛厥湯人參五錢白朮一兩甘草二錢當歸五錢柴胡一錢附子一分水煎服一劑而轉熱矣二劑而厥定寒除矣夫熱深而厥亦深似乎消其熱即消其厥也何以反助其熱乎不知此二症非熱盛而厥乃熱衰而厥也熱衰者正氣之衰非邪氣之衰也吾用人參歸朮以助其正氣非助其邪熱也正旺則敢與邪戰而作熱一戰而勝故寒與厥盡除也方中加入附子者尤有妙義參朮之類未免過於慈祥倘不用附子將軍之藥則

仁而不勇難成迅掃之功加入一分以助柴胡之力則無經不達寒邪聞風不盡散所謂以大勇而濟其至仁也

此症可用勝邪湯

甘草柴胡各一錢當歸白芍各五錢枳殼五分白朮三錢附子一分人參二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四五日後下利手足逆冷無脈者人以爲厥陰之寒症也急灸之不溫而脈亦不還反作微喘皆云死症而不必治也而吾以爲可治者正因其無脈耳夫人死而後無脈今未斷氣而無脈乃伏於中而不現非真無脈也無脈者固不可救脈伏而似於無脈安在不可救乎用灸法亦救其出脈也灸之而脈不還宜氣絕矣乃氣不遽絕而反現微喘之症此生之之機也蓋脈果真絕又何能因灸而作喘作微喘者正其中有脈欲應其灸而無如內寒之極止藉星星之艾火何能驟達是微喘

之現非脉欲出而不能遽出之明驗乎急用參附湯救之以助其陽氣則脉自然出矣但參附宜多用而不宜少用也方用人參二兩附子三錢水煎服一劑而手足溫二劑而脉漸出三劑而下利自止而盡愈矣夫附子有斬關奪門之勇人參有回陽續陰之功然非多用則寒邪勢盛何能生之於無何有之鄉起之於幾微欲絕之際哉遇此等之症必須信之深見之到用之勇任之大始克有濟倘徒施灸法而不用湯劑或用參附而不多加分兩皆無識而害之兼財力不足而不能救也

此症可用人參雙薑湯

人參一兩乾薑三錢生薑三錢水煎服

冬月傷寒身熱一日即發讖語人以為邪傳陽明也誰知其人素有陽明胃火風入太陽而胃火即沸然不靜乎治之法若兼治陽明以瀉胃熱治亦無差然而太陽之邪正熾不專治太陽

則衛之邪不能散營之邪不能解先去退陽明之火未必不引邪而入陽明反助其騰燒之福也不若單治太陽使太陽之邪不能深入而陽明之火不治而自散耳方用平陽湯桂枝三分麻黃一錢甘草一錢青蒿三錢天花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身熱退讖語亦止矣此方少用桂枝而多用麻黃者以寒輕而熱重也用青蒿為君者青蒿退熱而又能散邪且又能入膀胱而走於胃既解膀胱之邪而又解胃中之火不特不引邪以入陽明而兼且散邪以出陽明也方中又加天花粉者以讖語必帶痰氣天花粉善消膈中之痰而復無增熱之慮入於青蒿桂枝麻黃之內通上達下消痰而即消邪也痰邪兩消又何讖語乎所以一劑而奏功耳

此症亦可用爭先湯

桂枝五分麻黃五分石膏一錢麥冬五錢茯苓五錢半夏八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熱二日即有如瘧之狀人以為證傳少陽也誰知其入少陽之間原有寒邪一遇傷寒隨因之而並見乎世見此等之症以小柴胡湯投之亦能奏功然終非治法也法當重治陽明而兼治少陽為是蓋陽明之火邪未散雖見少陽之症其邪仍留陽明也邪留陽明身發寒熱而譫語發狂之病未必不因之而起惟重治陽明則胃中之火自解使邪不走少陽而少陽原存之寒邪孤立無黨何能復煽陽明之焰自然陽明火息而少陽之邪亦解也方用破邪湯石膏三錢柴胡一錢半夏一錢茯苓三錢甘草一錢麥冬一兩玄參三錢陳皮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身熱解如瘧之症亦痊此方用石膏玄參以治陽明之火用麥冬以滋肺中之燥蓋肺燥即不能制肝膽之過旺也且

肺燥必取給於胃則胃土益加乾枯其火愈熾矣今多用麥冬使肺金得潤不必有藉於胃土則肺氣得養自能制肝膽之木而少陽之邪何敢附和胃火以作祟乎况柴胡原足以舒少陽之氣而茯苓甘草半夏陳皮之類更能調和於陽明少陽之間邪無黨援安得而不破哉

此症用八公和陽湯亦神

石膏一錢柴胡二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甘草一錢炒梔子一錢青皮三分天花粉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熱三日腹滿自利人以為陽傳於陰矣而孰知不然夫陰症腹滿自利而陽症未聞無之也不辨其是陽非陰而概用治太陰之法鮮有不死亡者矣然陰與陽何以辨之夫太陰之自利乃寒極而痛也少陽之自利乃熱極而痛也痛同而症實各異此痛必須手按之按而愈痛是陽症也若太陰陰症

按之而不痛矣。數治陽症之法，仍須和解少陽之邪，而不可誤治太陰也。方用加減柴胡湯治之。柴胡一錢，白芍五錢，茯苓二錢，甘草一錢，梔子二錢，陳皮一錢，當歸三錢，枳殼五分，大黃五分，水煎服。一劑而腹滿除，二劑而自利止矣。不必三劑也。此方和解之內，仍寓微攻之意。分消之內，少兼輕補之思。所以火邪易散，而正氣又不傷也。若以大承氣下之，未免過於推蕩。若以大柴胡下之，未免重於分消。所以又定加減柴胡湯，以治少陽腹滿之自利耳。

此症亦可用和攻散

柴胡 梔子 丹皮 各二錢 白芍 五錢 茯苓 三錢 甘草 陳皮 大黃 各一錢 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熱四日，畏寒不已。人以為太陰轉少陰矣。誰知仍是太陰也。夫太陰脾土也，少陰腎水也。似不相同，然而脾土乃

濕土也。土中帶濕，則土中原有水象。故脾寒即土寒，而土寒即水寒也。所以不必邪傳入腎，而早有畏寒之症矣。治法不必治腎，專治脾，而寒症自消。方用理中湯加減治之。白朮一兩，人參三錢，茯苓三錢，肉桂一錢，附子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惡寒自解，而身熱亦解矣。夫方中用桂附，似乎仍治少陰之腎。然而以參朮為君，仍是治脾，而非治腎也。雖然脾腎原可同治，參朮雖治脾，而亦能入腎。况得桂附，則無經不達。安在獨留於脾乎。然則治脾而仍是治腎，此方之所以神耳。

此症用加味桂附湯亦效

白朮一兩 肉桂 乾薑 各一錢 附子 甘草 各五分 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熱五日，人即發厥。人以為寒邪已入厥陰也。誰知是腎水乾燥，不能潤肝之故乎。夫發厥本是厥陰之症，邪未入



厥陰何以先為發厥蓋肝血燥極必取給於腎水而腎水又枯  
 肝來顧母而腎受風邪子見母之讐自然有不共戴天之恨故  
 不必邪入厥陰而先為發厥母病而子亦病也治法無庸治肝  
 但治腎而厥症自定母安而子亦安也方用子母兩快湯熟地  
 五錢麥冬五錢當歸二錢山茱萸三錢茯苓二錢芡實二錢山  
 藥二錢玄參五錢水煎服一劑而厥定再劑而身熱亦愈也此  
 方純用補腎之味惟當歸滋肝之血也治腎而治肝在其中何  
 必再用白芍以平肝氣耶且此症又不可用白芍也以白芍雖  
 平肝氣可以定熱厥於須臾然而白芍定厥未免過於酸收與  
 補水之藥同用於無邪之日易於生精與補水之藥同用於有  
 邪之頃亦易於遏火不若單用補腎之味使水足以制火而又  
 無火留之害為更勝也故子母兩快湯所以不用芍藥而單用

當歸者以當歸之性動不比芍藥之酸收耳且當歸善助熟地  
 山萸以生水生水以滋肝即補腎以制肝也

一冬月傷寒身熱六日而汗不解仍有太陽之症人以為邪返於  
 太陽也誰知是邪欲返於太陽而不能返乎夫邪既不能返於  
 太陽當無太陽之症矣治法宜不治太陽也然而不治太陽而  
 邪轉有變遷之禍蓋邪既不能復返於太陽窺太陽之門而欲  
 入者亦勢之所必至也用太陽之藥引邪而歸於太陽而太陽  
 曾已傳過邪走原路而邪反易散矣方用桂枝湯少以散之一  
 劑而邪盡化也倘多用桂枝湯則焦頭爛額曷勝其祛除乎此  
 又用藥之機權也

此症用解邪  
 湯亦佳

桂枝三分 茯苓五錢 當歸三錢 生地五錢 白朮  
 三錢 陳皮三分 甘草一錢 麥冬五錢 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至七日而熱猶未解，譫語不休，人以為證復傳陽明也。誰知是邪欲走陽明而陽明不受乎？夫陽明已經前邪，見邪則拒，似乎邪之難入矣。然而切膚之痛，前已備經，故一見邪再入太陽，惟恐邪之重入陽明也。所以震隣之恐，先即呼號而譫語生，非從前邪實，而作譫語者可比。治法不必專治陽明，以截陽明之路，惟散太陽之邪，而邪已盡散，斷不復入陽明也。方用桂枝湯一劑，而譫語自止，又何必用石膏湯以重傷胃氣哉。

此症用和營

湯亦神

麻黃三分、茯苓三錢、當歸三錢、玄參五錢、甘草一錢、麥冬五錢、竹葉三十片、半夏五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至八日而潮熱未已，人以為邪再傳少陽矣。誰知是邪在陽明，欲出而未出乎。夫陽明之府多氣多血之府也，氣血既多，臟邪亦正不少。痰在胃膈，原能自發潮熱，不必假借少陽

之經也。况邪又將出，而窺伺少陽，乃少陽前受陽明之貽害，堅壁以拒，未免寒心。故現潮熱之症，其實尚未入於少陽也。治法正不須治少陽之邪，而單解陽明之熱，陽明熱解，而少陽之邪自散矣。方用解胃湯，青蒿五錢，茯苓二錢，甘草五分，麥冬五錢，玄參三錢，竹葉五十片，水煎服。一劑而胃熱清矣，再劑而潮熱退矣。不必三劑也。此方息陽明之煩，而又能解少陽之氣，一方而兩治，倘徒解少陽之氣，而陽明愈熾矣。倘徒息陽明之煩，而少陽又燥矣。兩陽有偏勝之虞，則二府必有獨乾之嘆。自然輕變為重，邪傳正無已時。今一方兩治，仍是單治陽明，而少陽治法已包於中，所以能收全功也。

此症用發越

湯亦妙

葛根三錢、茯苓五錢、甘草五分、麥冬三錢、玄參一兩、生地三錢、柴胡五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至九日而瀉利不已人以為邪入太陰陽又變陰之症誰知是陽欲辭陰之病乎夫變陰與辭陰何以辨之變陰者陽傳入於陰也辭陰者陽傳出於陰也入於陰則自利豈出於陰而反自利乎不知陰陽不相接時多為瀉利不已但入陰之自利其腹必痛出陰之自利其腹不痛也倘至九日而瀉利不已其腹不痛者正離陰之自利也切戒不可用太陰止利之藥一用止利之藥而邪轉入陰必成危證矣法宜仍治少陽而解其表裏之邪則自利自止而寒熱之邪亦散也方用小柴胡湯加減用之柴胡一錢茯苓三錢甘草黃芩各一錢陳皮五分水煎服一劑即止利而寒熱頓解矣此方專解半表半裏之邪而又能分消水濕之氣既不入陰而復善出陽故取效獨捷耳

此症用合陰湯亦效

柴胡八分茯苓五錢甘草五分天花粉一錢枳殼三分神麩五分白芍三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至十日惡寒嘔吐人以為邪再傳少陰矣誰知是邪不欲入少陰乎夫邪既不欲入少陰何以惡寒嘔吐不知傷寒傳經而再入於太陰其中州之氣前經刻削則脾氣已虛脾氣既虛而脾必耗腎中之火氣而腎又曾經邪犯在腎亦自顧不遑母貧而子不忍盜母之財故邪入於脾而脾甘自受先行惡寒嘔吐不待傳入少陰而始見此等證候也治法單治太陰脾土而嘔吐可止然而單治脾而不治腎則腎火不生脾土而惡寒終不能愈寒既不除而嘔吐仍暫止而不能久止也方用脾腎兩溫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肉桂一錢巴戟天三錢丁香三分肉豆蔻一枚芡實三錢山藥三錢水煎服一劑而惡寒止二劑而嘔吐盡除也此方用參朮以健脾用巴戟天芡實山藥以

補腎而又用肉桂丁香以闢除寒氣旺腎火以生脾土則土氣自溫母旺而子不貧亦母溫而子不寒也

此症用加味參朮

附薑湯亦神

人參五錢白朮五錢肉豆蔻一錢附子三分乾薑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熱十一日而熱反更盛發厥不寧一日而三四見人以為邪再傳厥陰也誰知是邪不能傳肝乎夫少陰寒水也邪在少陰未入厥陰何以發厥而見熱症然而此厥乃似熱而非熱也內寒之甚逼陽外見而發厥故不待傳入厥陰之經而先發厥耳症見此等證候本是死證而用藥得宜未必至死仲景夫子未嘗立方者非無方也以灸法神奇示人以艾火灸少陰者正教人不必治厥陰也雖然灸少陰者固易回春而陽藥又安在不可以起死方用回生至神湯人參三兩肉桂三錢白

朮二兩生薑汁一合葱十條搗汁同水煎服一劑而厥定再劑而身熱解矣此雖在用參朮之多第不佐之薑葱二汁則不能宣發於外而邪伏於腎中而不得出也惟參朮得薑葱之助導之出外不必走肝而厥反自安矣此治法之巧者

此症亦可用加味

人地湯殊驗

熟地二兩人參一兩白朮一兩附子一錢生薑汁一合水煎調服

一冬月傷寒身熱十二日而熱仍不退不見發厥人以為傷寒至厥陰不發厥而病將退矣誰知傷寒虛極欲厥而不可得乎夫熱深者厥亦深不厥似乎熱之不深矣然而熱深而發厥者元氣足以鼓之也熱深而不能發厥者元氣不足以充之也傳經至十二日病已入肝而厥不應者非熱之不深乃元氣之甚困也烏可因不厥而即疑其厥陰之不熱乎治法補其肝氣而輔

之以解熱之品，則厥陰不燥，而木氣大舒，邪不能留，非惟熱解而見厥，抑亦邪散而消厥也。方用消厥散，白芍五錢，當歸五錢，丹皮三錢，生地二錢，甘草一錢，人參一錢，炒黑荆芥三錢，炒梔子一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而厥乃發，再劑而厥反定矣。此方補肝涼血，以治傳經之傷寒，世無其膽，然而肝燥而內熱，因虛而厥伏也，非滋其肝中之血，則熱深者何能外見乎？故必補其虛而發厥，隨可乘其厥而散熱也。人亦可聞吾言而放膽治之矣。

此症用增減道

遙散大效

白芍白朮各三錢，當歸人參炒黑荆芥白芥子各一錢，柴胡一錢，甘草五分，陳皮神麩各三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至十二日之後，忽然厥發，發去如死人一樣，但心中火熱，其四肢如冰，有延至三四日，而身體不腐者，人以為尸厥。

也，誰知是邪火犯心，包絡堅閉，其氣以守護其心乎？夫傷寒傳遍六經，未有傳心者也。一至傳心，無不死者，然而邪得以傳心者，亦因包絡之虛，力不能障心，使邪之竟入也。若包絡素無虧損，邪雖直搗心宮，而膈中膜膈足以相拒，然而三陰三陽俱為邪之所傳，各各損傷，包絡相臣出死力以禦賊，號召勤王，絕無一應，惟有堅閉宮門，甘與君王同殉。至於各臟腑見君相號令，不能宣揚於外，自然解體，有國亡無主之象，所以手足肢體先冷，如死灰也。此時設有斬圍奪門之將，掃蕩羣妖，救君相於危亡之候，自然外藩響應，不必聽旨宣召，無不歸誠，恐後矣。然則治法奈何？助包絡之氣，而加之祛邪之味，可返死而回生也。方用救心神丹，人參一兩，黃連三錢，菖蒲二錢，茯苓五錢，白芍一兩，半夏三錢，附子一分，水煎一碗，以筆管通於病人喉中，另使

親人含藥送下，無不受者。一劑而人之氣甦，再劑而心中之大熱自解，而四肢手足盡溫矣。夫厥症多熱，四肢之冷如冰者，正心中之熱如火也。熱極反為寒顛，顛極而人死，其實人死而心尚未死。此方用人參以固其生氣，以黃連清其心中包絡之火。邪加附子一分為先鋒，加菖蒲為向導，引人參黃連突圍而共入於心中，又得白芍茯苓半夏平肝而不助火，利濕而共消痰。則聲援勢盛，攻邪尤易也。或疑用黃連以清熱是矣，何必助之以人參，而用人參亦不必如此之多。孰知六經傳遍以攻心，則臟腑自虛，多用黃連而不君之人參，則有勇無謀，必至斬殺過甚，反傷元氣。又有主弱臣強之虞矣。雖救君於頃刻，而不能衛君於崇朝，不幾虛用奇兵哉。

此症用活心丹甚神

人參一兩，黃連三錢，菖蒲一錢，麥冬、生棗仁各五錢，南星一錢，附子三分，良薑五分，生薑十片，水煎灌服。

中寒門

人遇嚴寒之時忽感陰冷直入於腑手足身皆冷面目色青口嘔  
清水腹中雷鳴胸脇逆滿體寒發顫腹中覺有涼氣一裹直冲  
而上猝不知人此寒氣直中七腑也夫中寒之病與傷寒之症  
大相懸絕蓋傷寒之寒由表而入於裏中寒之寒由腑而入於  
臟雖入腑入臟同是直中之症而治法終有不同也蓋入腑之  
寒輕於入臟則治腑之寒烏可重於治臟哉惟是腑有七而中  
腑之藥似宜分別大凡陰寒之中人必乘三焦之寒而先入温  
三焦之寒而七腑之寒可盡散也然而三焦之所以寒者又由  
於胃氣之虛也徒温三焦之寒而不急補其胃氣則氣虛而不  
能接續烏能回陽於頃刻乎方用救腑回陽湯人參五錢附子  
一錢肉桂二錢巴戟天一兩水煎服此方用人參以扶胃氣用

肉桂以回陽亦不必更借巴戟天之爲君矣不知巴戟天補心腎之火心腎之火旺而三焦之火更旺矣且巴戟天生胃氣而回陽故用之爲君尤能統人參附桂同心之將而掃蕩祛除寓剿於撫之中也所以一劑奏功陽回而陰寒立散矣

此症用木桂乾薑湯甚效  
白朮一兩肉桂三錢乾薑三錢水煎服

人有嚴冬之時忽感陰寒唇青身冷手足筋脉攣急上吐下瀉心痛腹疼囊縮甲青腰不能俯仰此陰寒中臟之病也夫中臟重於中腑寒氣入於五臟似宜分臟而治然而不必分也但直溫其命門之火則諸臟之寒可以盡散蓋命門爲十二經之主主不亡則心君必不爲下殿之走主不亡則肝木必不爲遊魂之變主不亡則肺金必不爲魄散之升主不亡則脾土必不爲崩解之阨惟命門旣寒而陽氣爲陰邪所逼越出於腎外則五臟

之神不能獨安各隨陽而俱遁矣然則五臟爲寒邪所犯不必治五臟也獨溫其命門而五臟之寒可解雖然命門雖爲五臟之主而五臟氣虛大兵到處掃蕩羣妖苟無糧草何以供命此命門宜溫而五臟之氣亦不可不補也方用蕩陰救命湯人參一兩白朮三兩熟地三錢肉桂一錢附子三錢山茱萸二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而陽回再劑而全愈何神速乃爾蓋寒入五臟由命門之陽外出一回其陽而寒氣無留於臟矣方中以參朮爲君似乎止救心脾二經雖附子肉桂與熟地山茱萸同用腎亦在所救之中而肝肺竟置之度外何以能斬關直入回陽於頃刻耶不知五臟爲寒邪所犯大約犯腎之後即便犯脾而後犯心也犯肝肺者無多也故專顧心腎與脾經而肝肺已在其內况人參同附子並用無經不達又寧有肺肝之不入者乎



而且補肝補肺之藥，無非收斂之劑，欲祛邪而使之出，不可留邪而使之入，倘用收斂之味，以補肝肺，反掣人參附子之手，不能迅於蕩陰矣。此用藥之不雜，實有秘義也。且腎中水火，原不相離，用桂附大熱之藥，以回陽，未免腎中乾燥，與其回陽之後，又補腎水以濟陽，何如於用火之時，而先為防微之為得哉。吾所以少用熟地山茱於桂附之中，以制火之橫，且火得水而歸源，水招火而入宅，故能奏既濟之勲，而無亢炎之失也。

此症用參朮桂附

加熟地湯亦妙

人參白朮各一兩，附子肉桂

各二錢，熟地五錢，水煎服

一冬月直中陰寒，吐瀉交作，身發熱者，人以為傷寒傳經之症也。然而雖是傷寒，實有分別，此乃直中少陰之邪，而非傳經少陰之邪也。夫直中陰經，原無身熱之症，茲何以身熱耶。此正陽與

陰戰，乃邪旺而正不肯安於弱，以致爭鬪而成熱也。若傳經少陰之症，必至數日後始行吐瀉，未有初感，第一日即身熱而上吐下瀉者，故此症確是直中，而非傳經也。直中邪即入裏，傳經邪在表而入裏，本是懸殊，不可不察也。治法用參附茯苓湯，人參一兩，附子一錢，茯苓五錢，水煎服。一劑而吐瀉止，而身熱亦退，何其效之速乎。不知此症原因陽氣之弱，不勝陰邪之盛，故爾發熱，吾助其陽氣，則陽旺而陰自衰，况又佐之附子之勇猛，突圍破敵，則陽氣更盛，自然轉敗而成功矣。且益之茯苓之澹泄，分消水氣，則胃土得安，而上下之間，無非陽氣之升降，陰邪又安能冲決哉。

此症亦可用參朮附朮加生薑湯

人參白朮生薑各一兩，附子二錢，茯苓三錢，水煎服

人有直中陰寒，腎經獨受，身顫手戰者，人以為寒入於骨中也，誰

知是命門火冷不能外拒夫陰寒乎蓋命門為十二官之主宰  
人有此火則生無此火則死火旺則運用於一身而手足自溫  
火衰則力不能通達上下而一身皆冷又何能溫熱夫手足耶  
故命門火旺外來之寒邪可以相拒而不敢相犯惟火衰之極  
而陰寒內逼直入腎宮命門畏寒太盛幾幾乎有不敢同居之  
勢身軀者難以自主也手戰者難以外衛也治法亟溫補其命  
門使命門之火足以勝外來之寒則命門之主不弱而後陽氣  
健旺能通達於上下之間陰消寒散不致侵犯心宮也方用直  
中陰臟第一方治之附子一錢肉桂一錢丁香一錢白朮二錢  
水煎服一劑而寒祛身顫手戰皆定也此方盡是陽藥以陽藥  
而治陰症自是相宜然而至急之症何以少用分兩而成功至  
神者因火欲外越一助火而火即回宮火因弱而逃自必見強

而返火既歸矣又有餘火以相助則命門大旺毋論足以祛寒  
而寒邪亦望火而遁也

此症用援命拒寒湯實神  
白朮三兩肉桂三錢破故紙三錢杜仲三錢木煎服

人有少陰腎經感中邪氣小腹作痛兩足厥逆人以為寒邪之直  
犯於腎也誰知入腎而兼入於小腸之腑乎夫邪既入腎乃入  
臟也臟重於腑何必辨其邪入於小腸乎然而辨症不清則用  
藥必然寡效雖腎開竅於二陰又曰腎主大小便腎寒則小腸  
亦寒治腎則小腸亦愈而終不知小腸之與腎同感寒邪也蓋  
寒客於小腸則腹痛而脈不通脈既不通安得兩足之不厥逆  
乎不可徒認作寒入於腎而不入於小腸也但治法不必治小  
腸而仍須治腎治腎者溫腎也溫腎即所以溫小腸矣方用止  
逆湯附子一錢白朮三錢車前子三分吳茱萸五分水煎服一

劑而痛除厥止矣。此方用附子以祛寒，用吳茱萸以通氣，加白朮車前利腰膺而消濕，雖治小腸而實溫腎宮也。腎宮之命門熱而小腸之氣化自行，又烏有不通之病乎？故不必止痛而痛除，不必轉逆而逆定耳。

此症亦可用木桂、豆苓湯，亦效。肉桂二錢，白朮一兩，茯苓三錢，肉豆蔻一枚，水煎服。

人有猝中陰寒，身不能動，人以為寒中於脾也。誰知仍是寒中於腎乎？夫中寒而致手足之不能動，已是危症。况一身全不能動乎？蓋手足冷而不動，猶是四圍之病，身僵而不動，實乃中州之患也。人非火不生，而火非心火，乃腎火也。腎火旺而脾土自可運用於無窮，腎火衰而脾土難轉輸於不息，故腎寒而脾亦寒，脾寒而身即不能運動耳。所以治法不可徒治脾，而必須治腎，尤不可統治腎，而必須溫腎中之火也。方用直中陰臟第二方。

治之：附子一錢，肉桂一錢，熟地二錢，乾薑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身動寒消矣。此方用桂附乾薑直搗中堅，以迅掃其寒邪，則腎中命門之火勃然猝發，而寒邪自去矣。第過用純陽，未免偏於太燥，益之熟地以佐之，陽得陰而不至耗水，豈特相濟有成哉。

此症亦可用附桂

薑木加熟地湯

熟地五錢，白朮一兩，乾薑三錢

肉桂二錢，附子三分，水煎服。

人有猝犯陰寒之氣，兩脇痛極，至不可受，如欲破裂者，人以為寒犯肝也。誰知仍是寒犯腎乎？夫脇乃肝位，犯腎宜病在腎，不宜病在肝。因腎寒而又畏外寒之侵，而腎之氣乃逃避於肝子之家，受創深重，而不敢復出也。在肝木因腎水遁入，忍見父母之受傷乎？自然奮不顧身，怒極而欲戰也。兩脇欲破，正木鬱難宣之象。治法以火熨其外寒者，少濟其一時之急也。方宜用寬肝

湯救之人參一兩熟地二兩附子一錢柴胡五分甘草三分肉桂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定也人見用參附以回陽未必相疑用熟地以滋陰不能無疑也嗟乎腎氣遁入肝宮而寒邪必乘勢以逼肝矣肝氣一怯非上走於心必下走於腎矣走於心則引邪而上犯於心君必有下堂之禍走於腎則引邪而下侵於相位必有同殉之虞故用參以補心使心不畏邪之犯用熟地以補腎使腎不畏邪之侵而肝氣瞻顧於子母之間兩無足慮自然并力以禦寒矣况又益之以助火舒木之品而肝中之鬱大解故背城一戰而奏捷也倘用此藥而全無一效是心腎兩絕而肝氣獨存不能生矣

北症用祛寒舒  
脇湯亦神

人參五錢肉桂三錢白芍二錢當歸三錢  
柴胡五分白木一兩甘草五分水煎服

辨證錄卷之一

